

英国 OMNIBUS 经典版本

[英]罗伯特·沃克 著

拉赫玛尼诺夫



Rachmaninoff

.5
05

伟大的西方音乐家
传记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

拉赫玛尼诺夫

[英] 罗伯特·沃克 著 何贵凤 译 萧韶 审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16671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赫玛尼诺夫/(英)沃克著;何贵凤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

书名原文:Rachmaninoff

ISBN 7-214-02426-8

I. 拉… II. ①沃… ②何… III. 拉赫玛尼诺夫, S. V. (1873~1943) - 传记 IV. K835.1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3400 号

书 名	拉赫玛尼诺夫
著 者	[英]罗伯特·沃克
译 者	何贵凤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插页 2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426-8/K·367
定 价	13.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导 读

千般是情

拉赫玛尼诺夫可以说是一位全能的音乐家。他先是以作曲扬名,后因指挥交响乐团和歌剧团而受乐者爱戴;45岁时,更因机会而成为名噪一时的钢琴演奏家,他杰出的技巧与诠释受到欧美乐迷的热情赞赏。

听拉赫玛尼诺夫,我只能以“千般是情”四字来形容。他的音乐有波涛澎湃的情感,有温柔妩媚的语言,更有悲哀惆怅的情怀。20世纪初,各种前卫新式的作曲手法正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在维也纳有勋伯格,匈牙利有民族乐派的巴托克,而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在巴黎的首演几乎引起暴动,法国还有印象派的拉威尔、德彪西。相比之下,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显得非常怀旧、保守而不够创新。拉氏的怀旧情愫应不难理解,在他还是少年时,就深受柴可夫斯基的影响,加上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他被迫离乡背井,从此再未踏上故乡的土地,他有思乡怀旧之情是很自然的。

当西欧的音乐正朝着崭新的方向迈步时，俄国音乐才觉醒不久，正饥渴地吸收西欧传来的各种文化风格。对俄国音乐家而言，19世纪的浪漫风格其实是新颖的语言，当它与俄罗斯民族原有的热情融合时，浪漫风格的发展更为淋漓尽致，自然就孕育出像柴可夫斯基或拉赫玛尼诺夫这样的作曲家了。

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甚丰，除了浩繁的钢琴作品(包括他的钢琴协奏曲)之外，还有管弦乐作品、歌剧，而无伴奏合唱曲《晚祷》(The Vespers)尤其令我感动。

拜现代科技之赐，拉赫玛尼诺夫的录音都转成了CD，让我们有幸听到他本人的诠释。他除了弹自己的作品之外，还诠释别人的作品。从这些录音可以听出，他的确是当代最伟大、最独特(unique)的钢琴家，当之无愧。拉赫玛尼诺夫身材高大，他有一双特大的手。据说他在舞台上总是面无表情，非常严肃，但是从他指端流泻出的音乐却是那么扣人心弦，令人久久不能自己。

罗伯特·沃克执笔的这本传记，最大的特色就是将拉赫玛尼诺夫一生的经历以及他所处的大时代作了详尽的叙述，让我们在聆听拉赫玛尼诺夫的录音演奏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其人，这是一本不容错过的好书。

钢琴家 黎国媛

D2013908



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1873~1943)

目 录

导读	千般是情	1
1	缘起	1
2	童年时期	14
3	音乐学院的求学生涯	24
4	胜利与打击	47
5	新方向	70
6	拓展视野	103
7	烽火连天	134
8	美丽的新世界	148
9	狂热的 30 年代	189
10	终曲	216

缘 起



拉赫玛尼诺夫家族的盾形徽章，由彼得大帝的女儿所赐

1873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Tsar Alexander II）统治的气数仅余十年。他在1855年继承王位，接掌了这个民心已失的政权。但是他排除万难引进的改革，开始将俄罗斯从一个停留在中世纪的国家转变成一个相当现代的国家。

亚历山大在皇室所在的圣彼得堡统治庞大的帝国。建于1703年的圣彼得堡美得令人为之屏息，是彼得大帝在抵御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Charles X II）的北欧之战（Nordic War）时建造的。这座伟大都城的竣工，使俄罗斯成为波罗的海的霸主，继而发展海上贸易。圣彼得堡有着旧都莫斯科所没有的欧式风格。彼得大帝曾在1697~1698年间访问西欧，对他而言，要发展俄罗斯非得走西欧的路不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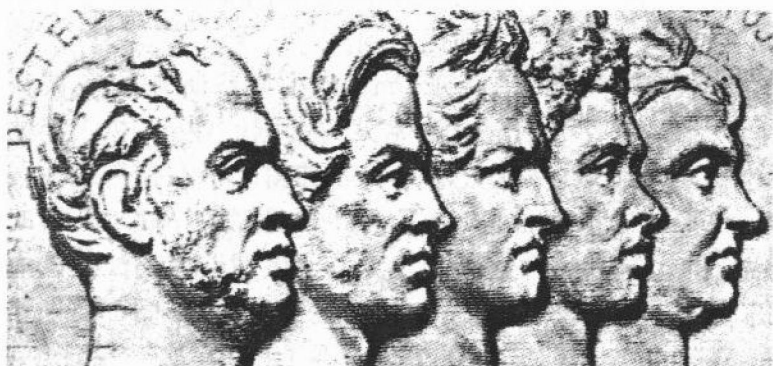


彼得大帝(1672 ~ 1725)

彼得的独裁统治下,俄罗斯人民在他去世后的生活和他即位之前相比也好不了多少。而彼得留下的专制恶名,惟有后来的凯塞琳女皇 (Catherine the Great, 1762 ~ 1796)可与之相比。凯塞琳女皇是一位非比寻常的女性。她本为日耳曼公主,所受的教育不多,却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

强烈影响。她做了一些更深刻的改革,并延续彼得大帝的扩张政策。俄罗斯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她的统治虽从新的自由主义的改革精神出发,结果却以暴政和高压统治收场,但这在俄国历史上还不是最后一遭。

凯塞琳女皇的儿子保罗一世 (Paul I, 1796 ~ 1801)



十二月党人,他们领导了 1825 年 12 月的革命



亚历山大·普希金像；许多作曲家都从这位俄罗斯最伟大的浪漫诗人的作品中得到灵感

颇乏其母之风。他很可能智能不健全，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杀，由长子继位，他就是亚历山大一世。亚历山大一世与他的祖母凯塞琳女皇有许多相似之处，当时欧洲的局势迫使他参战对抗拿破仑，战争在1812年打到如火如荼的地步。该年6月，拿破仑挥军入侵俄罗斯，一度占领莫斯科，直到莫斯科市民坚壁清野的一场大火，才迫使拿破仑撤退，此后拿破仑兵败如山倒。正如托尔斯泰（Tolstoy）在《战争与和平》里栩栩如生地描绘的，在1812年的胜战中，真正的英雄是俄国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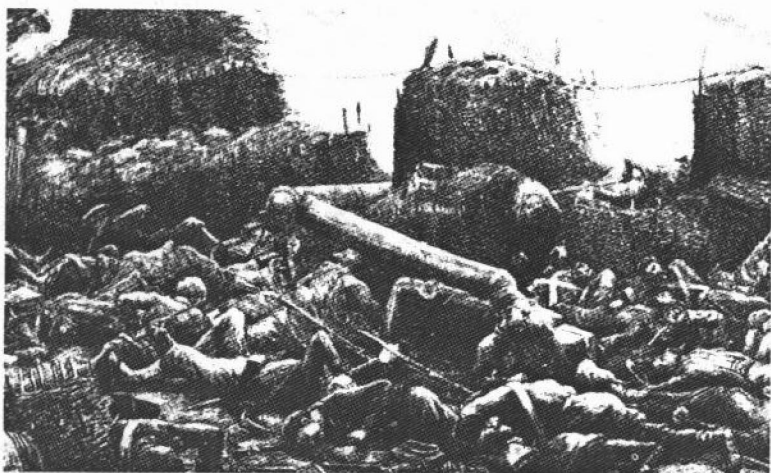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一世乘胜追击拿破仑，越过边界，1814年3月，大军开入巴黎。就像他自己所说，他出了一臂之力，结束了“这令人憎恶的战争”。在善后的维也纳会议的协商中，俄罗斯第一次在欧洲事务中拥有主导地位。法国战役同时也使欧洲的思潮大量流入俄罗斯。普希金（Pushkin）也大受鼓舞，于1817年着手写作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Ruslan and Ludmila），其时俄罗斯新的自觉意识开始崭露，这部作品后来启发格林卡（Glinka）谱出歌剧（1842）。同年，当时卜居俄国的爱尔兰作曲家兼钢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格林卡(1804~1857)

琴家约翰·费尔德 (John Field) 正教 13 岁大的格林卡弹琴。退休军官阿卡迪·拉赫玛尼诺夫 (Arkady Rachmaninoff) 也是费尔德的学生, 他是一位热情的音乐家。后来, 阿卡迪·拉赫玛尼诺夫在维尔高斯基伯爵 (Count Vielgorsky) 的家中结识了普希金和格林卡。

亚历山大一世于 1825 年驾崩, 俄国的政治陷入混乱。由于亚历山大一世没有子嗣, 皇位应该传给皇弟康士坦丁



塞瓦斯托波尔的要塞, 此画现藏于莫斯科国立博物馆

(Constantine)，但是康士坦丁早在三年前即已私下决定要将皇位让给幼弟尼古拉(Nicholas)。尼古拉在不知康士坦丁的决定的情形之下，宣誓效忠康士坦丁。之后的混乱形势更让一帮反对亚历山大一世独裁政权的异己分子有机可乘。

有些军队因为中枢失序而不知所措，遂拒绝宣誓效忠新皇尼古拉，结果在12月26日早晨，参议院(Senate House)广场上爆发冲突。俄国的冬天，夜晚来得特别早，下午时分便已暮色低垂。愁眉不展的尼古拉下令对叛军开火，下午5时，叛乱便已平息。虽然伤亡不大，但是这次暴动事件已然为革命埋下导火线，革命的怒潮一再积压，到1917年终于一发不可收拾。这些被称作“十二月党人”(The Decembrists)的异己分子后来被苏联(Soviet Russia)尊为革命烈士。

尼古拉一世的统治以血腥开场。他不像其兄亚历山大，认为重整专制独裁是对抗从西欧涌入的自由思潮的惟一法门。他完全缺乏现代观念，甚至还组织了势力庞大的秘密警察。他狭隘的视野显然深受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在压制反动人士一事上毫不留情。许多反对者不是被逮捕，就是被迫流亡国外，反而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影响。这些流亡人士后来在俄国历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这些事件却吹不皱阿卡迪·拉赫玛尼诺夫的生活。他的婚姻生活美满，他的九个子女在兹涅门斯柯(Znamenskoe)的庞大庄园里受到良好的照顾。音乐本就

是他们的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因为阿卡迪的父亲亚历山大在邻近小镇上组织了一支小型乐队。

高里津公主(Princess Golizin)是座上常客，她父亲的田产离兹涅门斯柯不远。高里津曾忆及拉赫玛尼诺夫家的日常生活是从音乐开始的：

我们常在肖邦、费尔德或门德尔松的音乐声中醒来，因为阿卡迪一起床就直奔钢琴……午茶之后，他坐在钢琴前，弹出几个要我唱的歌曲和弦，请我加入他，这些戏剧歌曲通常以《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歌剧中的咏叹调开场……

阿卡迪以他在军队中的经历和优渥的环境，得以调和艺术梦想，并使他的家庭不受外面世界的干扰。不过，他也担心他的儿子涉世不深，因此当瓦西里(Vasily)在16岁发愿从军时，阿卡迪并未加以劝阻。

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激起了瓦西里年轻的热情。这次战役可说是尼古拉一世的虚荣作祟的结果，尼古拉一世的独裁有了成效，俄罗斯已成了难以匹敌的超强帝国，面对的是尼古拉口中所称的“欧洲病夫”的土耳其。他以为可以轻易扩展帝国的版图，事后证明这是个极大的错误，他未料到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西欧国家会结盟对抗俄国。西欧的军事力量虽不足以直捣黄龙，但他们尽力反击，将战事局限在克里米亚，围攻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逆转了战况。战事在此持续了

350天,尼古拉一世在这段时间抑郁而终。他的失败源自本身不知变通,以为政权万世不衰,殊不知它已是日薄西山。

克里米亚战争也是欧洲历史上的转折点。摆在继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面前的路再清楚不过,他必须为俄国带来和平与迫切需要的改革。这次战役证实了俄罗斯并非天下无敌,俄罗斯与奥地利之间的嫌隙更是难以弥补,最后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俄国境内的不满情绪高涨,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外人击败,这是俄国人的奇耻大辱。西欧联盟在塞瓦斯托波尔一役之后,并未乘胜逼进,奥地利也未趁机入侵俄国。亚历山大二世在1856年3月30日签订《巴黎和约》,俄国受到的限制并不多,然而俄国人民因克里米亚战争一败涂地,不满的情绪愈演愈烈,俄罗斯邻邦趁机骚扰俄罗斯边界。高加索领袖查米尔(Chamyl)在1857~1859年期间率众在塔吉斯坦(Dagestan)山区与俄军作战,新入伍的青年军官瓦西里·拉赫玛尼诺夫奉派参加这次战役。查米尔不敌战败,俄国版图因之扩大,军队凯旋班师。

俄国军官除了军事任务之外,也必须投入社交生活,饮酒赌博以及种种放浪形骸的举止都是家常便饭。瓦西里也随战友纵情于这类社会习俗中。1856年,当时17岁的穆索尔斯基加入了普雷奥布连斯基卫队(Preobajensky Guards),没多久他就认识了亚历山大·鲍罗廷(Alexander Borodin),当时23岁的鲍罗廷是圣彼得堡军医院的医师。军中的社交圈让穆索尔斯基脱身不得,他

在1881年死于慢性酒精中毒，病因便是种于此时。

军中的社交生活也很要瓦西里·拉赫玛尼诺夫的命。他喜欢拈花惹草，又沉迷牌桌，虽非恶徒，但放浪形骸，他想让战友对他印象深刻，却因此埋下堕落的恶根，一如穆索尔斯基的下场。瓦西里的军旅生涯倒还有些收获，他因此结识了彼得·波塔可夫(Peter Boutakov)将军一家人。他退役之后娶了将军之女卢波芙(Lubov)为妻，她的教养背景与瓦西里全然不同。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他的用意原在解放农奴，不过许多地主不愿放弃奴隶。农民既被迫留在村庄里，法令便不算贯彻。农民虽然不再是地主的财产，但他们得到的解放却使他们受重税剥削，所以农民的生活比以前更加悲惨。

对保守派而言，这项法令改革太过；而对改革派来讲，它还不够。以亚历山大二世在法院、军队、内政、削减秘密警察方面的种种改革来看，他即位初期和尼古拉一世的政绩形成强烈的对比。



莫德斯特·彼得洛维奇·穆索尔斯基(Modest Petrovitch Moussorgsky, 1839 ~ 1881)

在亚历山大一世、二世统治期间，欧洲思潮的涌入不仅限于政治层面，俄罗斯在文化上也逐渐受欧风东渐的影响。然而这层影响却引发了严重的困境，这点从当时的音乐界看



亚历山大·波费瑞维奇·鲍罗廷 (Alexander Porphyrevitch Borodin, 1833 ~ 1887)



米里·亚历塞维奇·巴拉基列夫 (1837 ~ 1910)

得最清楚。1862年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成立时,俄罗斯还不曾有过音乐学院。除了像约翰·费尔德这类外国音乐教师造访俄罗斯之外,任何想认真研究音乐的俄国人,都必须到欧洲去,特别是到德国。某种程度而言,这是极为合理的,不过这也表明俄国音乐的本质常会受到德式教法的束缚。以1829年生于罗马尼亚边界波多里亚(Podolia)的安东·鲁宾斯坦(Anton Rubinstein)为例,他就必须远赴柏林学习作曲,他留传下来的曲子不多,几乎称不上有什么俄国特色。同样,格林卡最先也在柏林接受音乐训练,他的音乐老师在25年后也教导安东·鲁宾斯坦。对19世纪中期这些年轻的音乐家而言,各种学说百家争鸣,德国派的势力就像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政治束缚那般令人难以忍受。因此,当安东·鲁宾斯坦在1862年创办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时,一群年轻的音乐家立刻群

起攻之,批评它过于西化。这群人由米里·巴拉基列夫(Mily Balakirev)所领导,包括穆索尔斯基和鲍罗廷。巴拉基列夫是格林卡的学生,当时格林卡的歌剧《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票房失利,正好让鲁宾斯坦逮到借口,大肆抨击音乐的民族主义是注定失败的艺术特质。

鲁宾斯坦犯了一个错误。创校之初,他完全没有聘用任何俄罗斯人出任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教职。因为在1862年之前,俄罗斯的音乐教育并非不存在,约翰·费尔德便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除了阿卡迪·拉赫玛尼诺夫和格林卡之外,最出色的当数亚历山大·杜布克(Alexander Dubuque),此人后来在莫斯科成为声名卓著的钢琴教师。杜布克的学生又包括了尼古拉·兹维列夫(Nikolai Zverev)、安东·鲁宾斯坦以及鲁氏的弟弟尼古拉斯,而巴拉基列夫也曾跟随杜布克上过课。因此,大部分俄国的钢琴演奏技巧都师出同门,可直接溯及约翰·费尔德。对于不想卷入政治骚乱、渴望学习音乐的年轻音乐家而言,音乐学院的成立不啻是天赐福音,当时才20岁出头的彼得·柴可夫斯基便是最早的学生之一。



波塔可娃(Boutakova)夫人,她是拉赫玛尼诺夫的外祖母

对拉赫玛尼诺夫家族来说,这也是个充满转变的时刻。阿卡迪目睹家族的茁壮成长,瓦西里